

歷史空間

一件難忘的香港《文匯報》往事

高秋福

在二十多年前中國同以色列關係正常化過程中，香港《文匯報》曾助一臂之力。此事鮮為人知，連報社人員恐怕也未必了解。作為涉事者，我卻一直記憶猶新，總覺得恍若發生在昨日。

許多香港同胞也許還記得，上世紀七十年代初，同中國沒有任何交往的以色列，利用其同英國的關係在香港夏慤道18號海富中心設立總領事館。設館的目的既不是為發展同英國的關係，也不是為發展同香港的關係，而是將此作為立腳點，力爭盡早敲開中國外交的大門。兩年後，鑒於這目的一時難以達到，這個總領事館暫時關閉。到1985年，以色列認為時來運轉，又恢復這個總領事館，先後派遣後來擢升為外交部總司長的麥宇仁先生和副總司長的康露斯女士等外交精英主持館務。他們日常的主要工作，就是了解中國的外交動向，搜集同以色列相關的政治與經濟情報。

1989年5月，急於同中國實現關係正常化的以色列，通過美國的一個猶太人社團邀請新華社記者往訪。錢文榮先生和我奉新華社總社之命，分別從常駐紐約的聯合國分社和開羅的中東總分社飛抵耶路撒冷。此前，中國一直視以色列為「政治外交禁地」，沒有任何內地人士正式訪問這個猶太國家。因此，以色列對我們二人的到來非常重視，聯合執政的利庫德集團和工黨的主要領導人幾乎都出面會見。這兩個政黨原本貌合神離，齟齬不斷，但其領導人在對華關係問題上卻無任何分歧。他們一致表示，在實現兩國關係正常化問題上，以色列方面不存在任何障礙，只要中國方面同意，簽個建交協議，「五分鐘之內兩國就可建立正式外交關係。」他們熱切希望我們將其這一強烈意願「如實傳達給包括高層領導人在內的所有中國受眾」。

從以色列返回開羅之後，除向北京的總社報告訪問情況之外，我還撰寫了一篇記述這次難忘的以色列之行的簡記性文字，介紹以色列經濟、社會、文化情況，簡要提及以色列同中國發展關係的願望。當時，中以關係屬於「政治敏感問題」，我揣摩這篇稿件恐怕內地任何報刊都難以刊用，掂量再三，我將其作為「記者遊蹤」欄目的稿件投給新華社主辦的《中國記者》月刊。說實話，我對稿件的刊用並未抱多大希望。因此，稿子發出後也沒有過問，編輯部也沒有同我聯繫，我認定稿件是「遭槍斃」了。

這個想法很快被證實是錯了。萬未料到，《中國記者》的編者很有膽識，迅即將這篇小稿編發，刊載於九月號上。香港《文匯報》不知怎麼發現這篇稿件，不但迅即轉載，而且給以突出版面。我最早得悉這兩則信息，並非通過這兩家報刊，而是一位原本不相識的外國人。

這年10月的一天，我正在開羅的辦公室寫稿，忽有一同事通報：樓下有位以色列人來訪，堅持要見你。我把來人迎進會客室，只見他中等身材，一頭燦然銀髮，深度眼鏡後閃閃一雙睿智的眼睛。我剛剛訪問過以色列，但思前想後，怎麼也記不起同他相識。他顯然看出我的惶惑之情，首先對這次不速之訪表示歉意，然後就主動自我介紹說，他叫伊扎克巴摩西，是以色列駐埃及大使館公使銜新聞參贊。緊接着，他從公文包中取出一疊複印文

稿，交到我的手上。我翻開一看，複印稿是中英兩種文字。中文兩頁紙，是香港《文匯報》轉載的我那篇文章的複印件。英文四頁紙，是香港《文匯報》這篇轉載文章的全譯文。

我有些驚訝，以為文稿中有什麼問題，這位以色列外交官前來交涉。巴摩西先生也許看透我的心思，立即解釋說，以色列駐香港總領事館發現這篇文章，就請人譯成英文，連同原文的複印件一起報回外交部，外交部又傳給駐埃及大使館。他強調，以色列外交部對這篇文字「頗為讚賞」，認為這是「中國媒體第一篇客觀公正地向中國讀者介紹以色列情況的報道」，特責成駐埃及大使館向作者表示感謝。但是，他們大使館不知道我的聯繫方式，故而他就唐突登門造訪。他們使館希望，今後願做新華社同以色列外交部聯繫的便捷渠道，願為新華社記者再次訪問以色列作出安排。

聞此，我不禁舒了一口氣。就這樣，香港《文匯報》轉載的這篇稿件，不但使以色列方面加深了對新華社乃至中國的了解，也使新華社常駐開羅的記者從此成為以色列駐埃及大使館的座上客。在以後的幾年中，巴摩西先生代表以色列外交部，幾次登門邀請我和我的同事從開羅前往以色列訪問，為促進兩國政府和兩國人民之間相互了解作出了一定貢獻。1992年2月，建立於1948年5月的以色列國和一年多之後誕生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終於克服種種困難，正式建立外交關係。

以色列外交部的朋友們後來告訴我，在他們看來，這篇報道的刊發，是中國「調整長期以來對以色列堅持負面報道的先聲」，透露出「兩國關係有望改善的積極信號」。以色列方面如此看重這篇報道，我自己沒有料到。但細心一想，這確實是中國媒體從整天譴責「猶太復國主義」到客觀介紹以色列情況的一個變革。如果將這視為某種信號的話，這個信號是由《中國記者》發出的，但傳遞給以色列人，則是由香港《文匯報》完成的。在中以探索建交的過程中，香港《文匯報》可謂發揮了特殊的溝通作用。這恐怕也是報紙編者始料所及。

1997年7月，在完成香港回歸的報道任務之後，我曾前往香港《文匯報》拜訪，提及中以建交過程中這一插曲。我想了解，在內地報刊每天刊出的大量報道中，香港《文匯報》是如何發現這篇不起眼的小文，又是出於何種考慮決定用突出版面轉載，有關編輯究竟是何方神聖。也許是時隔太久的緣故吧，這些問題未能得到明晰的回答。二十多年過去，我對此一直未能忘懷。我反覆捉摸，覺得報社編輯具有高度的新聞敏感性，這恐怕是確定無疑的。轉載引發的影響，編輯當時沒有料到，這看來也是確定無疑的。兩個「確定無疑」疊加在一起，既令人感佩，也發人深思。新聞從業人員有時是在不知不覺之間書寫歷史啊。



■在二十多年前中國同以色列關係正常化過程中，香港《文匯報》曾助一臂之力。

書若蟬蛻

葉輝

遊樂場滄桑史

荔園是香港最後一個遊樂場，於1997年3月光榮結業，早前在中環海旁短暫重現，據云乃讓港人重溫已然過去的集體記憶；香港遊樂場文化源遠流長，有百年歷史，亦見證了香港百年滄桑——話說本港第一個園林式遊樂場於1915年面世，位於跑馬地，乃華商林景洲所建，名為樟園，園內廣植樟樹，建有亭台樓閣，起初只招待朋友遊園，開詩鐘、粵曲演唱會，其後吸引文人雅士慕名而至。

林景洲甚為好客，客人來者不拒，後來索性將樟園轉為收費遊樂場，在樹蔭下設石枱及石凳給訪客乘涼及飲食；樟園滿有中國傳統文化氣息，內有「潛社」，乃一中國文學研究社，設於園內三層西式建築，常舉辦詩鐘活動。林景洲與南華體育會亦有淵源，話說富商郭晏波捐款萬餘港元贊助南華體育會，該會其時尚未有會址，遂向林景洲借用樟園為臨時會址。

樟園遊樂場差不多同一時期，跑馬地還有愉園遊樂場，面積比樟園還要大幾倍，有亭台樓閣、假山小橋，更有紅茶咖啡、滷味小吃、粥粉麵飯的檔戶，開業後名噪一時，電車公司更一度將跑馬地站改稱為愉園站。愉園還設有動物園、射擊場、旋轉風車等遊戲場地，乃其時洋行職員、醫生、教師假日的好去處。

其時西環有一家太白樓，亦為遊樂場，於1915年8月開業，乃富商李陞以祖先李白的名號命名，園內有花卉樹木和食肆，還有木馬旋轉機、風槍射擊場、詩謎競猜等遊樂攤位；太白樓又築建池塘供遊人租用舢舨，大受市民歡迎，電車公司於是在晚間加派車輛行走西環。

樟園及愉園被太白樓搶去不少生意，愉園於是加設遊戲攤位，情況果然好轉，才得以與太白樓抗衡，並且一度與廣州文化、上海張園齊名。由此可見，在上世紀初頭二十年內，遊樂場文化在港蔚然成風。

可惜好景不常，1918年跑馬地馬場大火之後，愉園遊客減少，最終在1922年歇業了，園地則售給香江養和園（即今日的養和醫院）；樟園亦於同一時期成為養和醫院的一部分，太白樓因人事關係亦於1924年停業。至此，港島三大遊樂場俱煙消雲散了。

及至1925年，由利希慎經營的利園遊樂場便開業了，話說1923年，利氏從怡和洋行購入鵝頭山（即利園山），於1925年發展為遊樂場，園內有粵劇院、魔術表演、雜耍表演及酒樓等，其後利園山一帶改建為利舞台、利園酒店。

東區遊樂場亦位於銅鑼灣，在電車總站側，即怡和街與邊寧頓街交界，1940年1月開幕，1940年的報章廣告云：「東區遊樂場是娛樂大集團，有南北歌唱—新奇技藝—草裙舞—驚險魔術—狗風戲—藝術剪影」，另一欄則說「雪展場有溜冰舞女 指導初學練習機會」，營業至上世紀五十年代初，1953年5月改建為豪華戲院，至此，港島的遊樂場歷史就終結了。

文藝天地

趙素仲作品——

詩情畫意

詩畫禪心(十二)

唐代高僧德誠

千尺絲綸直下垂，
一波才動萬波隨。
夜船明月歸，
滿載寒魚不食。

唐代高僧德誠詩
素仲配畫
甲午春日



船子和尚，名德誠，南宗著名禪師。《五燈會元》中引述說他：「節操高邁，度量不群。」「率性疏野，唯好山水。」這是一首非常著名的禪詩，其中一句「滿船空載月明歸」禪味極濃，滿船無載一物，但卻載滿月明。就如我們袋中無一財物，但心中卻滿足富有一樣。

德誠和尚這首詩，在唐代獲得很高評價，雖然下釣並無所得，但卻有意外的收穫，寓意得失之間無須介懷。唐代的黃庭堅極愛此詩，曾傳曲音，歌成長短句：「一波才動萬波隨，蓑衣一釣絲，錦鱗正在深處，千尺也須垂。吞又吐，信還疑，上釣遲。水寒江靜，滿目青山，載月明歸。」可說詞壇佳話。

生活點滴

圓圓的月餅深深的情

又到中秋，又見月餅，關於月餅的往事又湧上心頭。這小小的月餅雖然平常，但卻歷經滄桑，閱盡秋色，蘊含着太多的人間真情，讓人一想起它來，就心馳神往，浮想聯翩，感到無比親切。

在我的故鄉膠東，一向有中秋節送月餅的習俗。每到此時，家家都把提前備好的月餅用金黃的草紙包起來，再貼上大紅標籤，裝進竹籃裡，饋送親友。兒時，我們最願幹送禮的事，總是爭先恐後地接過母親手中的籃子，興高采烈地去「走親戚」。姑家、姨家、娘家……一家家把月餅送出去，又把回贈的月餅一包包地帶回來。如此你來我往，你敬我愛，月餅沒有減少，情誼卻愈發深厚……就這樣，年年歲歲，月缺月圓，月餅成了傳情的使者。它總是忠實地履行着自己的職責，把暖融融的親情送給千家萬戶，溫暖着彼此牽掛的心。

中秋晚上，那更是月餅唱主角的時候。此時，明月當空，千里嬋娟，一家人圍坐桌旁，一邊賞月，一邊品嚐月餅。那月餅可真豐富：京式的、廣式的、自造的；芝麻的、五仁的、豆沙的……滿滿地擺了一桌。隨便拿起一塊，蘸着月光，浴着歡笑，就着茶水，品着滋味，頓覺甜美沁心，其樂無窮。有道是「明月寄相思，月餅寄深情」。此時的月餅，不正寄托着人們溫馨愉悅的團圓之情嗎？

吃着美味的月餅，爺爺總愛給我們講「八月十五殺韃子」的故事：元朝末年，蒙古統治者對漢人實行殘暴統治，百姓苦不堪言，到處醞釀起義。統治者為防止百姓造反，規定不准私藏武器，連菜刀也只准十家合用一把。他們還在每十戶人家中派駐一個「韃子」（即元兵），監視和

管制漢人，還讓這十戶人家來供養他。這些「韃子」兇狠異常，為所欲為，無惡不作。百姓對他們恨之入骨，想聯合起來除掉他們，但又苦於沒法聯絡。後來，帶頭造反的朱洪武（即朱元璋）謀劃八月十五夜裡舉行起義，殺掉韃子。為了統一行動，他想了一個用麵餅傳信的方法，即在特製的麵餅中，夾入「八月十五起事」的紙條，然後將這些麵餅分送給各家各戶，再由他們如法炮製，將起義的信息進一步擴散。就這樣，成千上萬的百姓得到了同時起義的信息，很快組織起來，掀起了轟轟烈烈的農民大起義，將所有韃子殺掉，也將元朝統治者推翻。為了紀念這次勝利，人們將立了大功的「麵餅」改稱「月餅」，並形成每年八月十五過中秋節吃月餅的習俗。這故事中的月餅居功至偉，它分明承載着百姓的共同願望，凝結着抵禦侵略、反抗壓迫的民族團結之情。當然，月餅帶給我們孩子的，還有更多樂趣，「中秋玩月」就是其中之一。

「玩月」是我們家鄉特有的風俗。每到中秋，家家都用白麵做一些特殊的「月餅」。這些月餅表面上貼有「五穀豐登」、「瓜瓞綿綿」、「招財進寶」、「萬事如意」、「長命富貴」等寓意吉祥的麵塑，放進鍋裡蒸熟後，再染上顏色，花花綠綠的十分好看。到了中秋之夜，月上中天時，我們便從家裡跑到街上，每人手裡端着一個用新高梁篾子編的淺筐，筐裡盛着自己家裡做好的「月餅」。披着明亮的月光，我們邊走邊唱道：「唱月來，唱月來，今年日子好過來！」「唱月餅，唱月餅，打下的糧食滿屋頂！」「念月餅了，念月餅了，明年還是好年景了……」大家邊唱便聚攏在一起，把籃子的蓋頭揭開，將五顏六色的月

餅放在月光下，相互比較、品評，看誰家月餅做得最美、最好，就將其評為「月王」，接受大家的讚揚和祝福……這歡快的「玩月」，純樸的童謠，分明表達了人們美好的願望和理想，也唱出了他們豐收的喜悅和對豐收的期盼之情。而月餅，正是這些美好感情的載體。

如同美麗的環境也會受到污染一樣，這些年來，隨着不正之風的蔓延，許多月餅也被玷污，變質變味，淪為某些人攀附升遷、謀取私利的工具。於是，天價月餅，金銀月餅，捆綁着昂貴洋酒、名錶及現金的月餅也應運而生，以送月餅為名的行賄受賄大行其道，成為社會上的一大公害。這使本來清白的月餅，也染上了貪腐之情。因此，當看到中央三令五申，大力公款送月餅之風時，我從小喜歡月餅的人也由衷感到高興。因為這不但給貪腐之輩以有力打擊，也讓月餅得到洗刷，還了它本來的清白。

■中秋晚上是月餅唱主角的時候。 網絡圖片



馮磊

豆棚閒話

時代的口味

從網上買了幾本《散文》雜誌，坐在辦公室裡開看。有同事見了，劈頭來一句：「你老了。」這三個字斬釘截鐵，讓我倏地一楞：「為什麼？」趕緊搬來鏡子，對着玻璃片研究一番，似乎還有幾分青春的影子。但是，在外人的眼裡，一個仍然在讀《散文》雜誌的人，確屬「老人」無疑了。

記得童年時，最討厭吃茭菜。當年家裡的飯桌上，必有一碗鹹菜，上面問雜着幾片茭菜葉。我總是挑挑揀揀，專吃鹹菜。不為別的，只是因為受不了茭菜的怪味。不僅茭菜，我對香椿也極為排斥。鄉間生活，村人頂着烈日下地勞作，回家後總要從涼水桶裡捧出塊豆腐來。先將其切成麻將大小的方塊，撒上香椿葉的細絲，然後澆了熬熟的豆油或者香油，最後撒上一點細鹽。別人吃得津津有味，我卻望之而卻步。不為別的，只是受不了它的怪味。

後來，不記得從什麼時候起，我經常和人一起去鄉村野店喝羊肉湯。隆冬時節，紙糊的窗外大雪紛飛，屋子裡卻溫暖如春。待熱氣騰騰的羊湯端上來，白白的湯水上面總要浮幾片翠綠的香菜葉子。一開始，我只用筷子輕輕將菜葉撥到一邊去。後來，在喝湯的間隙，有香菜偶爾入口，竟也不再嫌憎，反而極喜歡它的味道了。尤其是菜梗，口感甚好。

同樣不記得從什麼時候起，香椿也成了我家餐桌上的常客。沏上一口白酒，用筷子輕輕挑起一點香椿的細絲，那細絲入口香味悠遠，就像舊時富貴人家爐中的沉香。人的口味，包括審美觀點，總是在隨着年齡的增長而變化。

我的小學，最初是在一個名叫光明小學的村校開始的。當年學校裡有位女教師，喜歡電髮，穿喇叭褲和高跟鞋。大約是一九八二年前後，穿慣了老棉襖和藍制服的人們非常排斥這些時尚的東西。於是，村子裡開始流行一段順口溜，其詞曰：「喇叭褲，三丈三，流氓不穿沒人穿。」而

昨天，我去超市給朋友的孩子買衣服，看到年輕的女孩子們穿着極為清涼。這裝扮，若在一九八零年代初，不被人指桑罵槐才怪。

回頭想想，穿喇叭褲的那位女老師，今年應該在六十歲左右了吧？真的佩服她當年的勇氣。

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偏好。《將仲子》流行的時代，男男女女們在感情方面尚能自由；南宋時期，提倡「存天理」的大儒據說也會包養尼姑；但是，到了清代，女孩子不裹腳（那其實是自殘）想要嫁個體面人家也難了。至於說到寫文章，《詩經》時代，大家喜歡短句；盛唐時期，詩的寫法靈活多變，體例也極為豐富；到了明清時期，大才子們都埋頭在搞白話小說和劇本創作。時代變了，大眾閱讀的口味也在變化，這是沒有辦法的事情。

讀中學時，有語文老師提到魯迅與周作人，屢屢誇讚周作人文字的好。受了他的感染，我也曾讀過幾篇，但總是感覺讀不進去。等過了而立之年，再讀知堂先生，感覺迥然不同。今天，再讀周的隨筆，則純粹已是一種享受了。

最近十年來，我們這些靠擺弄文字買肉吃的人，因為媒體快速進化的緣故，境遇屢屢發生變化。先是，網絡的興起，引發了文字風格和傳播模式的變化，為個體的寫作提供了無限可能。接着，BBS與博客的興起，大家見識了話語場的力量。再後來，移動媒體日益興盛，把大家維持生計的基礎徹底顛覆了。眼下，傳統媒體盈利能力下降，而依靠寫字在移動媒體上混飯吃，至少目前來看還是件不靠譜的事情。所以，很多靠寫字餬口的朋友，都陸續停筆了。

我也想歇一段時間。不為別的，只為讓自己浮躁的心安靜一段時間。當別人在玩微信的時候，我仍然無法捨棄翻讀書頁的樂趣。或許，這就是與時代脫節，是真的「老了」吧？那也是沒有辦法的事情。

戴永夏